

0807



1987年

伊春文史資料

社工題



伊春文史資料

第四輯

(内部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八七年九月

伊春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伊春印刷厂印刷

印数 1——1500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数105,000

1987年9月 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目 录

浩良河火锯厂工人护厂队·····	江成山 (1)
我们刚进伊春林区的时候·····徐 昌口述、万里整理 (9)	
火热的青春, 创业的年代	
——忆解放初期在伊春林区···孙月晨口述、万里整理 (15)	
回忆建国初期伊春林区的森林抚育工作·····武占元 (21)	
回忆张子良同志在省技术革新会时几件事·····白国华 (28)	
张子良同志事迹点滴·····朱广志采集整理 (30)	
艰苦奋斗的典范	
——回忆东北林业的先驱者张子良同志·····吴秀廷 (32)	
人民的“老黄牛”——张小川·····陈宝库 (39)	
老五所的今昔···孙云山 孟昭喜 刘库口述何玉山整理 (46)	
乌马河林区面貌变化记述·····孙玉琳 (49)	
霜染两鬓话当年·····武 锋口述 武 贵搜集整理 (66)	
回忆敌后武工队与日伪斗争片断	
·····张树生口述 王大中整理 (69)	

伪满勤劳俸仕亲历记·····	王家荣 (75)
抗联战士孙发谦·····	马宝泉收集整理 (80)
三进金山——佛山剿匪记···	范德昌、谢连弟收集整理 (87)
记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三军第三支队南岔独立营始末 ·····	江成山整理 (101)
国民党第二二五部队在营口光荣起义回忆片断 ·····	白国华 (110)
回忆乌马河林区清除潜藏的反革命分子见闻 ·····	孙玉琳 (114)
我国第一张纤维板诞生记实·····	马宝泉收集整理 (118)
解放牌汽车运原条试验成功·····	徐兰文整理 (121)
汽车预装架的诞生·····	白国华 (126)
文化名人在伊春·····	王志文 (128)

浩良河火锯厂工人护厂队

鸭绿江株式会社浩良河合同火锯厂（现南岔林业局所属浩良河木材加工厂），于1939年从丹东（原安东）迁来浩良河，1942年正式投产。1945年祖国光复，日本侵略者逃走，在“乱扒地”时期，工人自发地组成了护厂队，保护了工厂的安全，使工厂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为支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保住工厂就有饭吃

合同火锯厂从丹东迁到浩良河，随厂来了一部分工人，又从图门招来一些技工，有的还是几代的传统制材工人。火锯厂的经理是日本人名叫成田，其手下有七、八个日本工作人员。火锯厂的主要动力，是从英国、日本进口的汽轮机，四道大带锯和一些小带锯等主要机械，也多是外国进口的。1945年8月10日的夜晚，成田带领其手下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只携带一点简单的衣物，悄悄地爬上火车溜走了。次日厂子突然无人管理，大烟囱不冒烟了，汽轮机停止了转动，厂区内一片寂静，一切事务无人过问，工人不上班了。这时工人们心中暗喜，知道“小鬼子”垮台了。就在这个时候，木良、香兰、吉兴等地的一些游手好闲的人来厂子搞“洋捞”。先扛板条、板方，然后就用大车拉，接着就割大、小带锯的皮带，拆卸机械零件。搞“洋捞”的越来越多，破坏

更加严重。工人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深知工厂就是自己的家，工厂的设备就是人民的财产，如果照此下去，厂子被毁，不能生产，就等于夺去了饭碗，毁了家。有的工人出面劝说那些拣“洋捞”的人，不要再拿厂的物资。拣“洋捞”的人不但不听，还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厂是日本人的，我们拿他们的东西谁都管不着。”工人们急得团团转，谁也拿不出好办法。当时，有一名工人叫张文富，为人忠厚，办事有方，还有一定的威望，他与姜树发、汪效信等人多次商量，研究确定，发动年青力壮的小伙子，组织起来保护工厂，通过串连，工人们也同意这个办法，一发动，立即有几十个小伙子报名参加，就这样组织起来了工人护厂队，推选了汪效信为队长。取名为“浩良河火锯厂工人护厂队”。开始只有二十余名队员，后来逐渐发展，最多时到四十余名队员。当时，没有武器，张文富是手艺很高的铁匠，他主动给每个队员打一把小斧子，接上四、五尺长的硬木把，是很好使的应手家伙。这些护厂队员每天昼夜值班，站岗巡逻，保护厂房的安全。这时，仍有一些“拣洋捞”的人来工厂捞外快。原来工人好言相劝，他们不听，这回组织起来了，腰板就硬了。看到来厂“拣洋捞”的人，就训斥他们一番。那些人看到工人们手持利斧，打那以后，再无人敢来了。1945年冬，八路军老六连进驻了浩良河火锯厂，连部就设在火锯厂原日本经理的办公室。护厂队得到了这个连队的支持，腰杆就更硬了。1946年初，汤原县派来了第一个党代表名叫黄学经、秘书冯英芳（黄的爱人）助理员王凤鸣。这三人代表党组织接收了火锯厂。工人护厂队把三位党代表迎接进厂，立即召开了护厂队员大会，党代表对护厂队表扬说：“你们工

人护厂队在这种困难复杂的条件下,组织起来,保护了工厂的安全,把工厂完好地交到人民的怀抱,是你们的一大功劳…。接着他把工人护厂队,改名为工人自卫队。队员由原来二十余名扩大到四十余名(自卫队员名单附后)。自卫队有了党的领导,受到了革命教育,觉悟有了提高,干劲就更大了。当时老六连调走,给留下十余支杂牌枪,党代表又与鹤岗枪支修械所联系,又给了三十余支大枪,一挺轻机枪。这支队伍开始由自发组织,发展到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后来它不仅是护厂,还肩负着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剿匪等重要任务。

工厂的卫士 生产的骨干

1946年解放战争处于紧张激烈阶段。前方急需大量木材,可是工厂停产几个月,工人无生活出路,有些工人外出谋生养家糊口,唯有护厂队的几十名小伙子坚守岗位。恢复生产,人手不足,于是派队员将离厂的工人从各地找了回来。党代表作了恢复生产的动员,工人们高兴极了。鬼子把头不见了,上班的气笛声响了,工厂的大烟囱又重新冒烟了,汽轮机轰鸣转动,工人们有活干了。当时,由于机械设备受到一定程度破坏,四道大带锯,只能有两道生产。人多活少,工人干一天休一天,轮流上班,每干一天活,发给二斤苞米,家庭人口少的还可维持,人口多的勉强度日,但工人毫无怨言,个个精神饱满,听党代表的话。自卫队员,在生产上冲在前面,夜间集体住宿,轮流巡逻,站岗护厂,白天照常上班干活,把大枪放在身旁,子弹带不离身,枪机卸下来,装进布口袋,以防土匪突然袭击时,能有还手的余地。自卫队在夜间住宿的地方,为防匪患,修筑了五百

平方米一个大院套，大墙用厚木板夹土筑成，高达三米，厚一米。四角每角设一个炮台，两个大门楼顶上各设一个炮台。四十余名队员每晚只准有四名队员回家住宿，有家的准回家吃饭，及时归队，无家的在院内食堂就餐，不准出院。每天六时上岗，一个班十二个队员，两个大门楼上各设一个岗哨，其余十人，按板院厂房划分区域，分片负责，巡逻放哨。由于当时匪患猖獗，工厂去汤原或南岔取款，都由助理员王凤鸣亲自带队，选几名精明强干的队员，全副武装，去银行押款。给工人开支这天，是队员最紧张的日子。把款取回之后，立即将大门禁闭，只留一个小角门供人出入。六个炮台全设双岗，其余队员枪不离手，弹不离身，整装待命，以防土匪袭击抢去现款。直至工人开支结束，队员才能松一口气。去图门往返运苞米，到绥化运日用品，每次都由自卫队员押车。当时，浩良河地方政权尚未建立，自卫队就是浩良河地区唯一的武装力量。地方上有时召开斗争大会或有关治安问题，也由自卫队负责。1947年夏季，有一个姓关的和—一个姓陈的为首两股土匪常下山抢粮食、衣物，扰乱百姓不得安宁。有一次土匪又下山骚扰，在当地百姓的要求下，党代表决定派二十名队员入山剿匪。并从木良请来了熟悉山路的郭五炮给“拉道”（响导）。先后对帽儿山和西北岔进行了搜查，由于土匪发现了我们队伍进山，就逃进了深山老林，只见到他们的踪迹，未见到人影。在西北岔发现土匪们种的一片大烟，刚割完二刀。队员们用木棍把大烟桃都给打掉，还缴获了一些大烟土。同年7月15日又接到浩良河居民的报告，说姓关的这股土匪又下山了，朝黑瞎子沟方向逃窜。党代表命令自卫队要消灭这股土匪。队长按照党代表的命令，

立即集合了三十余名自卫队员。当晚兵分两路，一路顺小河沟往上摸；另一路从山后包抄，找到了土匪的巢穴。他们又闻风而逃。1947年初，浩良河车站搞民主改革，要召开铁路员工大会斗争伪站长，邀请自卫队协助维持会场，自卫队派十余名队员，全副武装，保卫斗争大会顺利成功。1946年冬，从合江来了一位女同志，都叫她郝秘书，年纪在三十岁左右，从口音、衣着打扮看得出是个老八路。党代表黄学经亲自接她，他们经过商量之后，将队长汪效信找去，又选了曲国军、刘景彦两名精干的队员。郝秘书当面交待任务说：

“合江省政府接到流送工人联名告发，流送大把头刘浩权勒索、欺骗、搞女人、贪污、克扣工人工资无恶不做，几百工人干活领不到钱，造成工人妻离子散，他的罪行已调查属实，要抓来正法”。这个家伙家住佳木斯，在带岭还有一个小老婆。刘就住在其小老婆家中。三名队员按照郝秘书的命令，秘密到了带岭。白天暗查准刘的住宅，深夜乘其不备，突然闯进屋里，从其小老婆的被窝里，把刘浩权拖了出来，五花大绑，带到浩良河，当面交给郝秘书，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通过与刘把头“拉杆”的和帐房先生李浩然，进一步核实了他的罪行。在加工厂召开斗争大会，自卫队全体出动，全副武装维持会场。参加大会的大部分是流送工人，他们纷纷控诉、揭发刘浩权的罪行。最后由郝秘书宣布合江省政府的布告：对罪大恶极的大把头刘浩权立即执行枪决！由自卫队将其拉到西边（现浩良河木材加工厂贮木场处）枪决了。

虽然清除了盘剥工人的把头，但地方治安仍然不好，秋岭拦河的大钢绳常遭受破坏。吊的“漂子”①常被盗走，有时甚至鸣枪，自卫队昼夜看守，也难以制止。合江林务局赵德

胜副局长命令，再有人抢“漂子”打死勿论。有一天王尚举、潘显贵值班，发现几个“漂子”的连接绳都被割断，弄到一起，顺河漂流下来，发现盗贼手把木头，身体潜入水中，王、潘立即开枪，子弹打光了，“漂子”还是顺河漂走了，一个也未打中。这些队员都未受过训练，枪法不好，谁都打不中盗贼。后来队长把一个外号叫“老号长”的找来，他旧社会当过号兵排长。队长命令再发现盗贼叫老号长去打。有一天中午值班的报告，又有几个“漂子”连接绳被砍断，“漂子”顺河往下移动。老号长跑到河沿，立即开枪，当场打死一个，其余都潜入水中。从这以后，再无人敢偷“漂子”了。1947年夏季出河柴油机坏了，从佳木斯请来一个姓陈的师傅，本厂工人孙殿清协助修理柴油机。在修理中，连续丢了几个柴油机的油针。那时这种机械部件很缺，又很贵，到处买不着，影响了出河生产。自卫队派人调查，查明姓陈的与浩良河街道上有个外号叫“花翅肩”的女人有勾搭，姓陈的偷出的油针都放在这个女人家中。对这个女人经过教育她承认了姓陈的将一些机件藏在她家，起出了全部赃物，作了适当处理。

自卫队不仅是护厂维持社会治安的可靠力量，而且也是在生产上的突击队。当时战争急需木材，军字号列车一到厂，不论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还是天降倾盆大雨或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必须立即装车，由于自卫队员都集中住宿，只要一声令下，立即全体出动，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从未额外要过报酬。自卫队员虽然几进几出，但这个传统一直传了下来。自卫队撤销之后，又组成了一个装军字号列车的联络网。按居住区域，确定谁通知谁，有了紧急任务只要

通知几个人，在30分钟之内，即可集合起来，按时完成装车任务。

这个队伍有严格的纪律。虽然不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么明确、具体，但也规定了若干个不准：不准赌博；不准酗酒；不准抽大烟；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打骂老百姓；不准拿厂里东西；不准跳大神……等。如若违犯，严肃处理。有一次王福林开枪误打死一个老头，被开除自卫队。有一个种菜的老头叫庄维康到自卫队报告，说有的队员要钱，昨晚把他新搭的炕踩塌了。队长认真调查，查明头天晚上八至十点是王尚举的岗班，王如实说了在他值班时，王景和、潘显外出，后半夜才归队。王、潘经教育都承认了在菜窝棚要钱并踩塌了炕的错误事实。队部决定，将王禁闭三天。从此以后，为了严明纪律，要求就更严了，每晚就寝前必须点名，少一个必须找来，集中住宿。汪效信几个人去木良打猎，把人家养的猪当野猪打死，队员吃掉。木良的老百姓找到队部，厂子赔一口猪，汪队长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历史的功绩 重要的贡献

当时，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木材是重要的战备物资。这个厂及时恢复生产，对支援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时，每年加工木材量二万立方米。木材加工规格多是战争急需的桥梁特大方、枕木、手榴弹柄、装枪支弹药的木箱子板。绥化军区和野战军几个部门的军代表常驻在厂内。军需木材源源不断地发往各个战场和军工厂，保证战场的需要。从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到1949年战争胜利，共支援前线的木材达八万余立米。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军

代表又进驻了这个厂，工人们昼夜若干，不计时间，不计报酬，自卫队员冲在前面，按时完成军用木材加工和发运任务。在和平建设的几十年中，主要生产设备仍然使用日伪时期的老设备。为恢复我国的战争创伤和后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木材。

随着生产建设发展，这个厂的设备几经更新，木材加工质量不断提高，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进入了全国木材加工业的先进行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注①漂子，在缆绳上绑的原木，用来拦阻山河木材用。

浩良河火锯厂自卫队员名单

第一任党代表：黄学经

助理员：王凤鸣

队长：汪效信

班长：曲国君、王尚举、潘宪贵

队员：张福海、王景和、于学洪、刘景光、刘文波、李书良、郎益智、姜奎明、段洪升、马老科、陈百计、高王端、高振芳、张文祥、老旺才、程××、王福林、王建顺、王建永、邵益信、刘树平、刘景孟、蒋立坤、姜奎德、庄子山、贾洪祥、陈连瑞、崔文僮、汪金祥、老号长（王××）以上是回忆出的名单。

（江成山整理，南岔区政协供稿）

我们刚进伊春林区的时候

徐 昌

我是一九四七年七月调到南岔，担任合江省林业局南岔分局局长的。在到南岔之前，我在部队工作，曾任合江省政府警卫大队队长。警卫大队交地方后，我被分配到财政厅搞税务，后来又被陈剑飞同志要到省林业局。陈剑飞同志当时是合江省林业局局长。

当时我和我爱人肖杰同志刚结婚不久，陈剑飞同志找我谈话，准备派我到南岔去当局长。他说那里的前局长贾骥同志，因生活腐化，犯了错误，要我去接替他。他说林区在当前很重要，为了巩固政权，支援战争，我们必须解决财经来源。木材是一项很大的收入，我们一定要尽快恢复林业生产。随着战争的发展，交通的需要，以及煤炭生产、工厂的恢复开工，木材都是不可缺少的。鉴于我前任的错误，他勉励我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共产党人的清醒头脑。最后他问我，你们刚结婚就被派到艰苦环境去工作，有没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因为在当年，在工作调动上是没有谁讲价钱的。

准备一下，我和肖杰、警卫员邹万正就出发了。当时佳木斯松花江江桥还没有修复，佳木斯到南岔不通火车。我们只好经牡丹江、哈尔滨绕道走。就是通车的铁路，火车也不正

点，走了六七天才到南岔。

到了南岔，下火车一看小街不大，大约有三五百户人家。几乎没有商店，只有几家小铺，路旁有几个摆摊卖干辣椒、卖黄烟，卖从日本仓库拣来的“破烂儿”的。

来到林业局，副局长李长均同志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安顿下来。用了一个下午时间，听了李长均同志和其他工作人员介绍本局的工作情况。到下班时间还没有谈完，我急于了解情况，说晚上咱们接着谈。李长均同志说，晚上别谈了吧，晚上没有电，蜡烛也不好买，再说地面不太平，明天再谈吧。这样，大家就休息了。

第二天听完情况，李长均同志同我一起又到区委、区政府去拜访。当时南岔区区长刘杏厚同志接待了我们。我向刘杏厚同志表示希望今后能得到地方政府对林业局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刘杏厚同志除表示赞成，还向我们介绍了当时地方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情况和灭匪除奸等一些情况。

经过几天的调查了解，我了解到这个局虽然已经成立了几个月，还没有开始采伐。还是铺摊子阶段。在生产上的任务，主要是拣陈材。沿汤旺河两岸，日伪采伐了大量木材，他们没来得及运走，我们要运下来。如金山屯、大西林、一〇一、乌敏河，都有成垛的木材，河里到处都有漂流木。这些木材要通过汤旺河流送下来，在秋冷大坝出河。在拣陈材同时，就要着手考虑采伐。而林业局除直接掌握南岔两个火锯厂，沿良河一个火锯厂，有几百名制材工人，流送、装车的工人都还掌握在把头手中。在山上还没有我们自己的林业工人队伍。对于这些把头的政治背景，我们也还不了解。他们仍然沿袭着旧社会一套办法去剥削工人。局机关的三十几

名工作人员，包括我们新来的三个人在内，才有四名党员。李长均过去曾在山东当过农会主席，是个老同志，来的时间也不算太久。懂生产技术的也极少，只有一两个人伪满在营林署干过，懂些技术。其余大部是伪满各机关的小职员或者青年学生。他们参加林业工作，主要是为了谋生。当时政局虽然在东北解放战争战场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但是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对我们是否能站得住脚还心有疑虑。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些同志进行考察教育，以便今后使用，而他们也在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特别是贾骥同志在这里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进行扭转。

我当时感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工作上缺少骨干。为了掌握基层，我把警卫员邹万正同志派到南岔一个火锯厂去当厂长。我又向省林业局汇报，提出了干部问题。之后不久省里陆续派来了赵光宇、范志学、任化民等同志。

当时合江境内大部土匪已被剿灭，但是仍有少量小股土匪在活动。为了保卫生产和局机关的安全，我对局的武装警卫队进行了整顿。把不可靠的清洗了出去，又吸收了几个出身好的。除林业局有个警卫队，南岔区政府也有一部份武装，我们相约互相支援。

当时汤林线还不通火车，要到拣陈材的各现场去，全得徒步走。为了准备冬季的采伐，十月份我们陪陈剑飞同志去了一趟伊春。我们是由南岔铁路派摩托嘎送上去的。同去的还有赵光宇，刘苏等我们六七八人。在伊春住了三天，摩托嘎又上去把我们接下来。当时伊春河边伪满留下的工棚子住着四个跑腿儿老头，还有几家白俄。

我们从伊春回来，就开始布置冬季任务。省林业局给南

岔分局的任务是采伐两万五千米坑木，同时继续倒运陈材。冬季不能靠水运，要运下木材和给山上采伐的人畜运给养，都需要恢复汤林线铁路。从南岔到伊春的铁路，日伪时期已经通车，但不少地方在一九四五年被大水冲坏，需要大修。这项任务由铁路部门进行，我们进行配合。我们要做的是，组织人力进山采伐，组织套户进山运材，做好粮秣材料的供应。由于我们还没直接掌握工人队伍，只好把采伐任务包给了把头，由把头招募工人去完成。套户是由省政府动员的各县农民。

十月下旬，采伐坑木开始作业了。当时采伐地点是大西林、美溪、绥岭，双子河和翠峦。这是合江最先开始的采伐作业。

十一月份汤林线开始通车了。可以用火车往上运粮草了，上山下山的人也可以乘火车了。

通火车不久，一九四八年一月，从佳木斯迁来了五百户移民。这五百户移民分住到从金山屯到伊春各地。从此山里有了人家，山里有了女人，山里有了小商小贩、理发的、修鞋的、开饭店的……。

当时生活是艰苦的。干部都是供给制，男同志每月发一角钱买黄烟，女同志每月发一角钱卫生费。吃的是黄米面，大糠子，还吃不到蔬菜。吃点干辣椒、冻白菜算是改善生活了。

有时还有土匪骚扰。有一个小检尺员在山上检尺，被土匪把衣服扒去了，也有的工人在山上生产，被扒了衣服。还有的工队被抢走了粮食。

我们苦干了一个冬天，费了很大力气，两万五千米坑木